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唐文粹卷二十

宋　姚鉉　編

頌丙　雅附總八首

神武四

大唐中興頌　元結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楊炎

大唐河西平胡頌

平淮西雅　附柳宗元

時政一

聖政紀頌　宋鵠

豐年一

德勝頌　歐陽詹

祥應一

歲星居心頌　權德輿

高世一

伯夷頌　韓愈

大唐中興頌 幷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晚

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刋此頌焉何千萬年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并序

楊炎

舜有兩階之舞周有孟津之會皇帝有岐陽之蒐德莫
勤乎安國勛莫配乎立極利萬物莫近乎去暴盖受天
元符與人請命冥契相合億兆有歸以唱則感神鬼之
心以征則去雲雷之難維唐七葉姦臣犬吠於二京皇
帝龍鳴於河北覲兵雍上建都發號以朝萬國心嚮天
地志通幽昧淳精四達大造玄成於是巢山駕海之羣
狼轟鳥章之君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
廣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

聖以俟時聖感時而赴難非神功不能當大運非玄德
不能合人心故軒轅之道也伏蚩尤宗周之仁也稱禋
負陛下之德大瑞於人和人和而動天天與和合氣百
姓因之以獨化四夷因之以子來王師德之以貞勝意
者河洛徯怨後東征之期人靈駿奔望西狩之禮天子
方齋寶輅講金匱之書翌日霓旌武賁大車之輪黃鉞
靈鼉彤弓太阿荆韓楚魏之廣七閩五獠之長金鼓百
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皇帝建白旄以誓于軍曰維

高祖歆于上天四宗重光照臨下土百有五十祀至于
聖皇總武之干戈備文之法象蕞爾逆虜敢迷天紀盜
我符璽黷我威靈使四海之內兵革縱橫肝腦塗裂昊
蒼降鑒錫命於予俾纘夏巳墜之功寬堯未刑之族於
戲余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災害是憂匪天命威力
是憑惟人心忠義是保咨爾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櫓
布和成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退爾惟旗鼓若斷首
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干將若拯沉溺爾惟巨艦

夏有一旅之衆周有十人之謩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是時天威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爲之坱軋河嶽爲之震蕩彼孤鳴鑿齒之徒不崇朝而聲反於謳歌形歸於蹈舞者幾過半矣故鄠社之師以形勝灞上之克以威逐桃林之陣以奇破河洛之孽以氣摧帝乃開天牢迴豹尾陵顥氣鎖欃槍應龍秉鉞玄女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興雲髦玉輅山動地蹐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百靈爲衛布德澤望

陵寢悲黍稷之將秀覽城闕之為墟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慾怒以大賞議勤勞以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龔昧以惠政哀困窮清蹕而奉聖皇稱觴以朝前殿於是東國耆老長安士庶排御輅於天庭動千門呼萬歲煙雲下逮林藪山迴神靈頌於堂精鬼感於廟王侯慶於國父子洽於家鍾石反於懸罍俎陳於席華戎蹈躍喜氣磅礴日退三舍天聲萬里神謀不得窺其奥天道不能後其時斯一會之冣也然後動變化為鑪假仁義

為逵陶氣象鑿耳目與神合司契以道浸澆醨全犀象之形斷珠玉之脛然後以景星燭夜甘露清氣昇閶風對天老揖鴻名以還太素秉大歷而統人紀俾不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和感生淳古於是宰臣聚而言曰主上以神武清難至德遂人崇勛絶瑞光照萬古闢開日月于今六年百姓豈忘力於帝乎人臣盍謝生於天乎請相與鑿石於誓師之場告成於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脊交風雨兮會泰門惟聖德兮漫海外
五單于兮勇士會俗鳥獸兮家雲島越浮山泛青草徵羽
騎兮列天營啓金縢兮賜長纓日爲車兮雷爲鼓醢鯨
鯢兮掃煙雨開明堂兮饗文祖帝爲皇兮后爲母歌雲
臺兮冊王府篆穹石兮駕終古

大唐河西平胡聖德頌并序

維唐至德二年春正月武威郡胡湑九蕃夷落內伺師
旅之間外合狼豕之兇據金城害州伯虵變交戟之下

炎𤇾大澤之中二月乙丑皇帝以五命之服詔太僕崔倜總中權專上將誓軍前之士郤城下之盟又命內常侍劉日新振鼓鐸之音䕶羌戎之長林竦蝟合會于東郊粤庚午髙牙大旆鐵馬長鎩歕以清笳陣以雲蛇列于四衢蓬頭執戟鼓以靈鼉進于逵路趫悍獷猣虎裘蝯臂北陵于土門之隊鉤車雲梯強弩堅楯齊傅于西烽之亭於是引熊虎之師杖龍蛇之劍矛戟四起烟塵火色金鼓一振天地徘徊血亂玄黃聲竆瓦屋是風雲

皆入陣彼草木盡爲兵日月垂照於窮鄉皇靈赫臨於天外名王貴馬大王文貝素女錦衣百金之產萬幷之資皆委于入貢之府市于有地之宫是時也千人蹦萬人賀美太階之符見頌偃伯之議典特進金城太守李蔼頊洎五邑長史軍正大夫等言曰盖聞王命先天以奉時賢臣合統以偕運靡乗乎帝籙不能撥亂因應乎開氣不得遭逢故大人之作必先靖難以摧克取暴爲治國以任賢使能爲建功磅礴乎茅茨之下蔵蕤乎玄

古之上斯軒轅得之以勝蚩尤大夏得之以勝有扈西伯得之去殷伐崇太宗得之奄有遼海上皇得之克平巨猾陛下得之再清宇宙掃蕩氛螢允若大唐之新命復高祖之天下臣等恭惟六聖騰光百有五十祀周貴海寓鋪敷菌蠢丹穴之賁孤竹之君金厥括羽委命下吏陛下建大號纘鴻業歸勛祖禰昭事聖皇是必天錫忠良佐成命器二臣所應皇運之統伏崇羽之克太康西人永永來裔願篆石誌美以為頌云

詔虎臣兮殪天狐載火旗兮耀昆吾霽麾壘兮破戎都

獻平淮西雅并表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表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懐印曳紱有社有人云云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

然徽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燿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

死再拜以獻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音其其武于溵于淮既徙既車環蔡其來狡衆昬囂

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扞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

誅四紀其傒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

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類既禡于社是宜金節煌

煌錫鏑彤戈犀甲熊旂成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于東

天子餞之罍斝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滙乃巽乃前孰圖厥猷其佐多賢究究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頟頟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鄳彼昏卒狂哀兇鞠頑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帥若飢得餔蔡克伊窟悉起來聚右擣其虚靡愆厥慮載闢載袚承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

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爲謳吟皇曰來歸汝

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

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

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

舒余仁踣彼艱頑桒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

既攻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奮殛寇昏以狂敢蹈懇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驤長戟酋矛槊其緌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訊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峨是拔是震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

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駓爾居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想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蒔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顯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聖政紀頌并序　　來鵠

穆宗皇帝臨大朝與羣臣言奏政事羣臣退而宰臣奏曰陛下問及平政事此三皇五帝之所嶶美也陛下不問及史臣此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嶶美者將有乎聞也弭已者將有乎亡也以聞之而又亡之則陛下徒有宵衣旰食之名規天條地之績與羣臣言後若颷然拂冠過晃湮時銷日無得用於後譬如十夫樹楊一夫拔之無得以成其大也政事羣臣得陛下日問之是十夫樹楊也史官執筆為陛下日遠之是一夫拔楊也使後

之人謌聖朝空晨虚夕閤殿曠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乏社稷安危强讜之説是不亦逺史臣致不載其事如拔去其楊將弭已之謂乎臣伏念貞觀永徽之代百官之有耳目但聽視天子而已故言事者安論紓詞無疑權慮勢史官執筆于階之下天子側旒于殿之上奏者發誠于廷之中是以正衙一開則臣誠前而啓之帝旒近而鎮之史筆隨而絡之由是君臣謀國圖政之事喻機郗要之言詫業發神豐編照物偕籍于堯典差光

于天陽至今見太宗文德若三皇五帝之所㣲美也自
永徽之後宰執不正窺伺是忌針棘前後阻越對敭狼
噬虎飡持膏銜肉盖以言多為己冒不致君内荏失中
畏使人聽乃奏史官與百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
君有問而宰臣知之史官不得與於聞君有舉而宰臣
謀之史官不得記其事次第周行檢錄制誥與冗吏同
工而已臣甞涕泣以歎豈有以一己之細一性之忌於
黍晷圭景之間苟嗜急須廻天遮上使聖緒神緒有嘉

敓善諷罔得聞於千萬年枉有謂明朝空晨虛夕閒殿曠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乏社稷安危强讜之說若令踵而承之則不唯臣有障聰蔽睿之刺抑陛下雖有三皇五帝之所敞美而若遠史臣則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抑又有一夫拔楊之謂𠡠臣請史官執筆當羣臣奏事隨日撰録號為聖政紀臣立朝荷禄幸甚穆宗皇帝動扆頷旒憮然歎曰吁朕罔敢粉名厥後乃罔知厥後然聖人存簡策者亦非以粉名也盖存乎大國之典

鴻祖之業我國有典我祖有業業在于典典在于史局厥史不書是尸余于祖涸業于典也朕纘承聖緒恭惟恪思將念厥政未嘗不離安廢酣馳荒鶩遠是以每與宰臣言如簇天下一巡省每見宰臣退而展天下盡閲知豈圖臣蓄猾謀公無同事欲弄尾舌先衛巖穴隅斥史臣占佞明后致懿修嘉訪不存堯典之書善諷名猷莫出清廟之什史臣負我不舉其官宰輔盡忠厥聞有此由是詔史職執史筆立于廷之下録君臣臚句之必

行載剛毅進退之敢議題其篇目曰聖政紀也至上之即位三年有鄉校小臣來鵠居山澤間常私心重惜史臣以其史臣者是當國之鏡千億代之眥目也因窺穆宗實錄得解憤釋嫉於立史官為聖政紀者追而頌出其事以鑒今之廷列故拜獻其頌曰

三皇不書五帝不紀有聖有神風銷日已何教何師生來死止無典無法頑肩鼻比三皇實作五帝實治成天造地不昏不圯言得非排文得聖齒表表如見者莫若

乎史是知朴繩休結正簡斯若君誥臣箴舩編毫絡前書後經規善鑒惡國之大章如何寖晷嗚呼貞觀多什永徽多俞廷日發論殿日發謨牙孽不作鳥鼠其除論出不蓋謀行不紆搤然史臣虵然史䄠瞠瞠而視逶逶而婁翹筆當面決防納汚不梏爾智不席我愚執言直注史文直敫故得槩槩朝典落落廷謇聖牘既多堯風不淺頒編坦䡄君出臣顯若儼見旒若俯見冕無閒殿曠廷無尸妟素晏三皇不亡五帝不翦太宗得之史焉

斯展暨乎後相圖身天子專問我獨以言史不得近立
明見嫌倚相在擯秉筆如令隨班不進班退史歸悃然
疇依奏問莫覩嘉謀固稀取彼誥命祿為國肥烱哉時
皇言必及章德室五帝道與三皇如何翊臣嚵肉嗜忈
觜距磨快福衡物長控截僚位占護陽光垣私藩已遠
近庚唐俾德音嘉訪默縮暗亡咽典喋法蓋聖籠昌昌
以致此史文不張後必非笑將來否臧謂乎殿空扆逸
朝懵廷荒不知姦蔽文失汪洋有貞觀業有永徽綱亦

匿匪見亦寢匪彰賴有後臣知言不佞伊尹直心太甲須聖事既可書史何不命乃具前欺大陳不敬曰逐史之喻請以物並且十夫樹楊一夫欲競栽既未牢拼豈能盛帝業以栽逐史似拼穆宗憮然若疚若嚮何昔臣斯隱我祖正不傳親問不寫密諍孰示來朝以光神政由是天呼震岌徵奔召急史提筆來叱廷而入端耳抗目不撟不挹獬豸側頭蠕蚪擺瀅握管絕怡當殿而立君也晝問臣也倒誠磊磊其事鏜鏜其聲大何不顯細

何不明語未絶緒史已録成録成謂何書政紀名伊紀
清芬可昭典墳古師烏官昔聖官雲方之我后録里書
分録有君法書有君文君法君文在聖政紀云殿無閒
時廷無曠日雲諏波訪僕編刋筆君劬臣勞上討下述
惟勤惟明在聖政紀出至德何比至教焉如孰窺孰則
外夷内儲謂君有道乎臣有謨鄭有道有謨在聖政紀
書一體列秩同力翼戴析楅去枚絶防無礙國章可披
唐文可愛善咨不偷嘉論不蓋不偷不蓋在聖政紀載

諒夫揔斯不朽可懸魏闕愚得是言非訕非伐實謂堅臣渾沌開君日月妖物雰死天文光發惟我之有頌兮奚斯躍而董狐履

德勝頌二章并序　歐陽詹

唐貞元六年歲在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舊步地轉恒軸交糾迴薄將有結于常沴自春二月至于

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爲燋灼爲霡霂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騰歡心揚喜雲欣欣熙熙休氣中積泱磅礴浮蒼蒼潛相戞磨力强者勝九陽搆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祲霿爲慶雲烈景曒爲祥光油油薰薰宛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者生氣欲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爲禍此亦未能爲福徘徊相持時澤不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潁以思圻至是土膏

融甘液宣若決渟泉如開涌烟豐本增岐芃兆歸緜無磽堉與良沃獲一十於百千賸蔬雲矗以委囷餘糧嶽峙而栖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病又焉得成歟況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歘怡逸於其中乎宜其燎乾元之宿疢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邪古先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甿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道未全洽

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為大慶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嗚咽歌聖代者動天殷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宏輒為頌二章用貽于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於常昔人食土今我飫粱匪徒我飫粱鰥寡干箱盛矣乎我皇之德變眚為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牛饜穀匪徒牛饜穀

大豕梁肉盛兮予吾皇之德轉禍為福休哉德兮

歲星居心頌　　權德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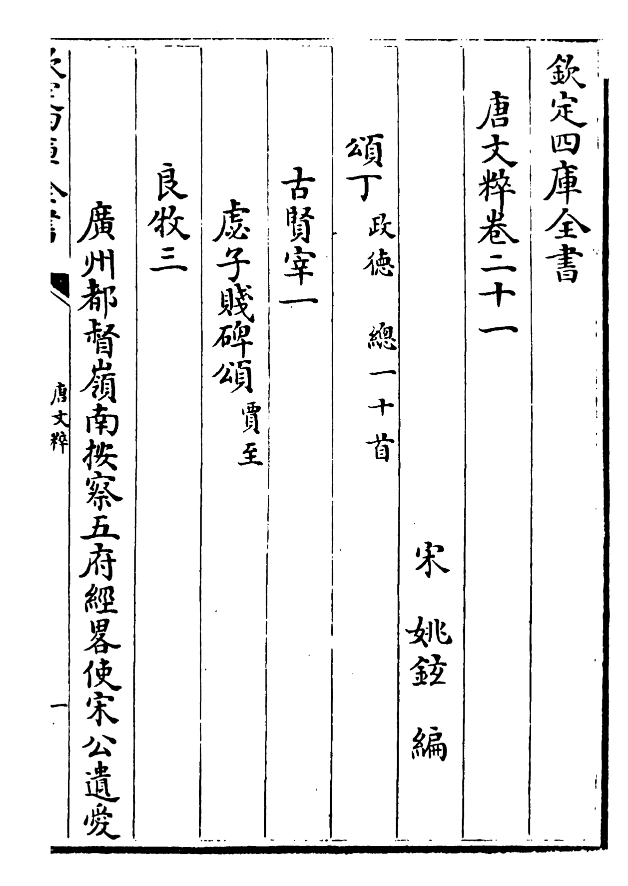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尚孝仁人無癘疵俗以阜蕃敷佑四方發為天祥重華煌煌乃居明堂下煦仁澤上為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祐命之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敢備唐風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為明崒乎泰山不足以為高巍乎天地不足以為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

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為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夫彼獨非聖人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唐文粹卷二十



唐文粹卷二十一

宋　姚鉉　編

頌丁　政德　總一十首

古賢宰一

虞子賤碑頌　賈至

良牧三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畧使宋公遺愛

興利三

靈跡一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 崔尚

高道一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陳子昂

宗理一

長明燈 高邁

處子賤碑頌 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系克簡易之體大繹微旨而徵遺論何先生道蔚其箴蕤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

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般其如雷瞍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淩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强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之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為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備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禀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

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餕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王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鳴琴湯湯處子之堂清靜無為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鱎革而為魴鮨鮨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卻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孰為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顯顯令德聲隨攸牧惠與順息人亡政與道揺神默寂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昌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蹹

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鋭則聲怛寰域折三恩之角則氣葢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出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麪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斅莽畫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

發棟宇之利也自令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
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迴逺遠人咸内我邉郡交易
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盖微子去殷以
後王者襃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黄門北
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
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名而
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衮衣以我公歸鬱
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璩番禺耆老其乙

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茍其辭哉
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積德之義遥感耆舊去
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
平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户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
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牆
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風莫飏
事有近兮恵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

舟如鳥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

犦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并序　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也道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出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

頌惺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敬仄陋兼乎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馮夫京兆號為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輭弱廢或以殘賊劾把宿負淺為丈夫用鉤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算不能知堅壁於晝一善取不能下摧宿豪如薙草無慍色視大權如歷塊無傲容百司之吏總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

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吏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刃或黃塵袖鎚政寛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入闇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頳太甚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

降咸人罔畏罪台恐寇盜乃邑矧曰湯析離居惟爾克濟撫兹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宥過饗人減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洵不厭服垮不塡棺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烟不動道殣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為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漁衡麓之守廢蒲荷新蒸之產入自郊祖邑室有魚飱斬陰伐陽市

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力役他山遺於度材公命刳朽壤填巨石辦大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始學耒女始安織於是鮐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學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賵不問吏既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貲竊蒙惠化其昌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為外戚

於帝為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秉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玉璂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艤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容淡兮其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合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體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傷無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王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

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宫所製勤勞則中使接武計
議則走馬來朝豈惟衆臣重其經術爲吏雜以儒雅而
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
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丞秘書也闕文遺簡多在大家
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緘縢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
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
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謟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
畜之行者緝其宫墊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

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東蘊取火伐樹眞薪釃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爲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既靡荅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焮天鑠地靈衣且爲煨燼豐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

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儀曰德安人免於阽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刋于石以予學於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戸與人為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媿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蠱以幹含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偽萬端吾道一貫帝選

賢尹無以易張金印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寛而愛人立滅暴強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入遂覲東后我教我訓我鎮我守茫茫三秦則罔餬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茍王曰外弟視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日詢于師保輔弼之臣曰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爲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督張公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既踰月而遽屆于洪洪之耆老婺惸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于野于廛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

之父也天只胡爲奪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懐慕之罔極曰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盡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吴縣令鄗貴州人東治府果毅劉容耆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允於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爲之鑚鑿也於是撤其帷

帳薦蓐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
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甘前政之所督觀
而封己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
見矣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為寄以為
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斁人之生苛鞭笞
桁楊之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
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差
使其貪不下殘忍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袒背

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儻野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之恥也於是減冗城吏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闕焉賦豪堦財數百萬賙于館餼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為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阜蕃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

人愛之如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遷其餘煦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積俗慰窮阨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佞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録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石亭别將自是為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為天子友儲君臣雖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為范陽

節度安禄山判官禄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
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間之者死蹈虎尾犯龍鱗
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
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讎之間
而能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
張公乎又牧豪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黄門庭珪牧此
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逮府君又有裕焉故邦
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

不之獲今兹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黄門之善于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寶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賔旅其康四封之内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未畢兮聞後命朱轓玉節兮向𦺇禺彼顧遖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并序

李華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

之故曰九川滌源因迆匯而豬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章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今古大江鉅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鼀魚鼈蜃之生厭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强家泄派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

斷嗚呼由能捬直强者以得之老幼悲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既駾矣生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爲潤州聲如飇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寃憤公素知截湖閏壤災甚螟螣臨事風生指期以復羣謗雷動山鎭恬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甫中丞撫掌愜心如

公之謀且曰興利除害待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敢歸
叔父公乃申戒縣吏卒徒闢之人不俟召呼而從役畚
鍤蓋野浚阜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為八十里
像月之規儔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噀射洶洶隱地雷
闐泉中先程三日若海之彌望灝灝如吞吐日月沈沈
如韞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於是
疏為斗門既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墒均品河渠通流商
悦莫價人勇輸賦遐邇受利豈惟此州每歲萌陰乗陽

二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雩稼蒙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稅聞而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襃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天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至公正直而和專静而斷嫉惡宥過惠人察奸純鈞精堅百鍊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

之曰尚書劉公觀察韋公奉行王澤也鄱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玘禀公之成規及丹陽耆壽周孝瓌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兑為澤兑悅也水歸於澤而澤悅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臣哉隣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無災若不碣而刻之則王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負也華甞學古見訪為頌曰

望沄沄兮視冥冥鳥閑魚樂葭菼生膏腴利倍起訟爭

斯人怨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淤淀為滲清
飢者飫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霈榮劃然眊矎復皎明
追琢刻頌揚茶馨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并序　　劉禹錫

縣内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
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
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
德請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

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揚楬于道周云涇水東行注渠釃而為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顓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寖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顓之公取全流浸源為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為枯地力既移

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寃銜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慓痌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别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歷元年端士鄭覃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

上書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曰京兆下其符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運不屑鼛皮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汚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僞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

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脈宣氣蒿荒漚冒迎耜釋怨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獳直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倈之烝徒讙呼奪襏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奸犯豪卒孰施為鳴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

其衝爲七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請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由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某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籌畫于東諸侯遂叅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斡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

歲餘以課就加中執法理人為循吏理財為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先是高陵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胷懐播為聲詩今釆其旨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移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翺翔遺

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永信詞兮昭懿績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并序　　李翰

禹平九土溝洫之功大棄粒蒸人稼穡之務重自古有國家未嘗不率由斯道底慎其業故登平足以厚生殖禍難足以定凶災未有易此而能理者自羯戎亂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之以飢饉重之夭札死者暴露亡者惰遊編版之戶三耗其二歸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衆於農人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

軍七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内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
七十萬家令乃以一夫家食一伍一餘子衣一卒師將
不立入將不堪此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
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廣德初乃命相國元公昌其
謨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其事擇封内閒田
荒壤人所不耕者為其屯求天下良才善政以食為首
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為之都知有治即邑為之官
府官府既建吏胥備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任

上下相維如郡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衆有教令之法頒于時此其所以為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賛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穡器修稼政陳三壤之種而敬其始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専達其事焉詎可以非其人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賛皇公上國大賢憂公如家慎擇厥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為之大乃以大理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揚州在九

州之地最廣全吴在揚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為之儉公首選於衆獨當其任有寛簡恵和之徳知艱難勤儉之事政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公畫為封疆屬於海濬其畎澮達于州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頒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日考旬會趨其

時也勤者勞之惰者勗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力也下稽功事達之于上上制禄食復之于下叙其勞也至若義感於内誠動於中徇國忘家恤人猶已野次露宿簞食瓢漿盡内體之勤趨一時之役大寒栗烈而猶執蘐鼓盛暑赫曦而不傳車盖如登高去梯與之死生挍醪均味忘其飢渇然後知仁義之政必見於耕穫井田之法可施於甲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盡其利天將與其時自贇皇為郡無凶年自朱公為屯無下歲

元年冬收入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埒朝嘉厥庸授廷尉評公又稽氣授時如前代法有白雀集于高豐屯廪盖大穰之徵也屯官具乙等聚而稱曰初公爲屯人有二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其擾今溝封大牙而不相侵疆埸日履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師旅此功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寬征稅此德加於人也古者智效一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詠之手之足之況朱公之績如此其大者乎遂相與斵琬琰表阡陌南陽太守豈專

刻石之功桐鄉嗇夫終踐大農之位其辭曰

泚泚九區陽九躔災丘荒札瘥田卒汙萊天步未移連師滿野不耕不穫仰食于下嗷嗷遺人餬口饋軍帝曰予憂爰立其屯且戰且耕古之善經辟師肅祇王命是聽嘉禾之田際海茫茫取彼榛荒畫為封疆宋公蒞之展器授方田事既飭黎人則康我屯之稼如雲漠漠夫位綦布溝封綺錯朱公履之勸耨趨穫稂莠不生螟蝥不作歲登億計征寬稅薄息我蒸人遂其耕鑿我屯之

庚如京如坻嘉量是登方舟是維賛皇獻之達于京師
飽我六軍肅將天威畎距于溝溝達于川故道既堙變
將爲田朱公濬之執用以先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
有塗中亦有舩旱則溉之水則泄焉曰雨曰霽以溝爲
天俾我公私永無飢年公田翼翼私田薿薿不侵其畔
不犯其穡我倉既盈爾廪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
擾其務不干其時我無爾暴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
訓之我有徒位朱公恤之我有衆役朱公卒之我有徵

功朱公序之起於田中印綬纍纍何以况之福禄如茨何以久之刻篆于碑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之頌并序　　崔尚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柏邪非桐柏邪因斯而談則無是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宫即中右弼王子晉之所處也是

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柏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僊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練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於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祚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嚮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横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

谽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潄一道瀑布百丈懸派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仙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猨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總括奥祕鬱為秀絶包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静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霱其上三升㧞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

者記祥也然后為虛室以鑿户起層臺而累土經之殖

殖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為光籠雲霞以為色花散金地

香滿玄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練師孰能興之練

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内温人晉宣帝

弟太常馗之後祖晟仕隋為親侍大都督父仁最唐興

為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弈代清德慶靈之地

生此仙才以為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聲鐘陳鼎者

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籙教戒

博綜無所遺窈冥夷希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為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才練識贍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練師藴廣成之德膺宗繼黄軒之明齋心虚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協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遥而遊聞練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練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為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

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奥不可測已夫道生乎無名行乎有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為天下母脩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為天下貴況絶學無憂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玄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别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含德德以

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道之光其辭曰

邈彼天台嵯峨崔嵬下臨滄海遥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開烟雲路通真仙時來顧我練師于彼瓊臺練師練師道入玄微喻日安坐淩霄欲飛興廢靈觀練師攸賛道無不爲美哉輪奐窈窈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唐故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并序

陳子昂

尊師業尚沖𥨊勤𢡙幽深理心事天所保唯嗇絶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祕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闥高宗每降鑾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躊躇山隅絶策未往既而金

革有命鑣轡遺區於戱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順風𤣥真高蹤萬古同徳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唯頴川韓法昭河内司馬子微皆稟訓瑶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盖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𤣥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𤣥標仙骨雅似華陽夫偕真蹈冥鍊景遊化者其心必有類乎昭等永惟尊

師靈迹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斵石

幽山勒頌玄德其辭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

神與道而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儁景

而凌煙丹丘不死兮羨門子黄宫度世兮吾體玄體玄

之至德兮洵淑美沖心養和寶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

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人兮昇玄子授以寶書青台

旨令守嵩山玉女峯雲棲窮林兮五紀聖人以萬機為

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大寶為尊而我以天下為
煩是以冥居於㟪㟼寄遺迹於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
之光好道樂仙兮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遨遊
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紫房齋心絜意緬相望祈
問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黄庭中人在子身窈
窈冥冥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相親遂
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乃刻石
以思真

長明燈頌并序

高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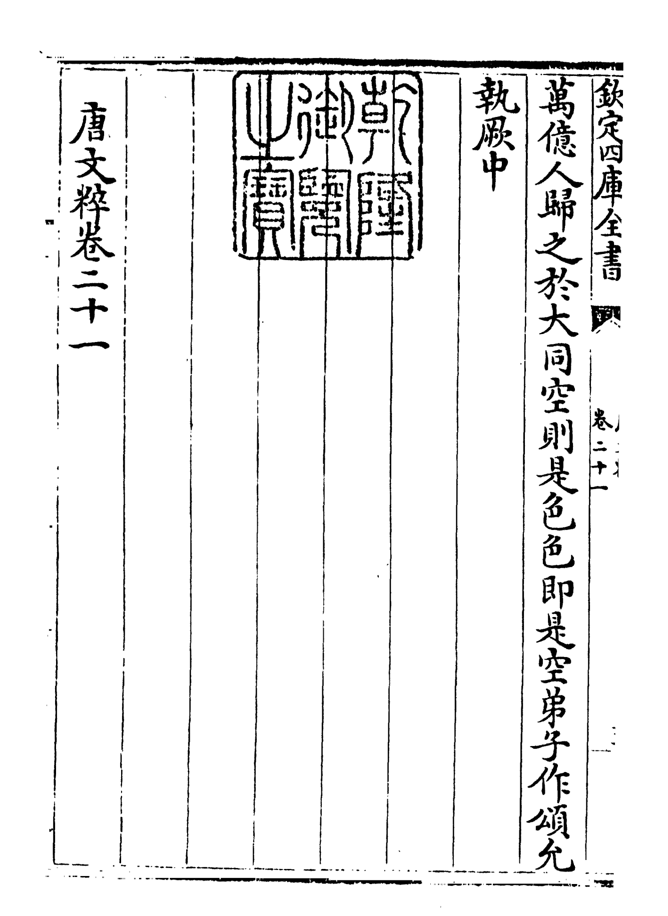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籍其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然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乎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昃昃則没我長明燈不没月主夜太陰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明哉要自積苦為海舉足見溺積邪為山舉手見礙竟不易歸之

武昜歸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爲長歎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然燈精進成就於寶融寺經藏院且夫蘭炷爇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盌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人見之者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爽心眼自相照了内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闢恒沙善人由兹而入直下照

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刼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可思量邪我長明燈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頌之間迫賤事未搆斯文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内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

萬億人歸之於大同空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唐文粹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二十二

宋 姚鉉 編

頌戊總五首

祠祀三

旌儒廟頌 賈至

陜州鐵牛頌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鄴

監牧二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張説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郤昂

旌儒廟頌并序　賈至

觀象考歷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乎教教教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摎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麏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

有道併命冤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宫登集靈之臺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頽塹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强死千載遊䰟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悦怨氣銷散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彗芟羣雄如衆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

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尊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黔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宫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私心徇智播棄

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今
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之所
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
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緜上之田則志過之名
立矣漢髙護信陵之冢則尊義之風著矣未若激揚大
教廟食衆賢上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釁下以
絕厲災之青建一祀而三德具焉鯫臣不敏敢獻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作訓六經為代典謨降及夫子三

千其徒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實生
暴秦反道背徳竊善攘譽師心徇惑焚書坑儒萬古悽
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色
秋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寃魂帝在華清登高訪古愍
黙頹壍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車遺武下哀羣哲饗祀
無主爰降嘉詔聿脩清祠饋之牲牢奠酹以時幽幽廟
門肅肅靈儀冥寞求食長無餧而粤自漢初迄于隋閏
亦有令主尊儒尚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

懐幽憤我后濬哲聰明文思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刪詩

陜州鐵牛頌并序

乾象元地勢坤稽謀惟覩察孰見元善利物純陰隲而不仁坤順為牛武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陜郛者其陰隲歟其剛克歟寓精堅强壯趾慎固内習坎窞外形端倪居于道周敦兮若樸謂為首匪如山之狀謂用角甬匪如

栗之象曾覽古史罔徵其由深不可識孰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傭哉東臨周畿西盡虢略載厚地而莫聳拒長河而不崩向使非神武徵憑孚之力則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耋聽輿誦僉曰此之鎮其日固久人由是怙恃物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覩其徼庀徒執用大臻于玆横縻林綆四進雲鍤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其於退諸泉而入于穴俾圜木靡拉懸絙絶縋既致乃窐其見如初五丁力拔而不

及方舟鎻曳而奚可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刃投豈皆虛鑣鑣行人無往莅下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俯桃林之墟時得歸獸若於匹敵必於其倫則長蛇逶闕風而周巨鼇負蓬萊而抃可明徵矣且察内以外觀遠以近在端鍉之末固未可量也亦何知不碻磚數州之間日用有迷其力矣夫能利於物帝之念擇善而為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牧謀始有作招墨客以頌頌者誦也容也誦令德昭

厥容冀移如清風敢刋之貞石頌曰

杳冥精兮溟涬氣凝為伏牛載厚地巨靈西掌屹贔屓長河東流泙沸渭堅立不動神之至層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既昔人無述今之是志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并序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于華嶽明年同華連帥太傅許公罷藩邸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乂安中外咸若又明年宫闕復就乘輿

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也始者内外横起右輔騷然
警蹕艱追宗社不復扶持關輔徒為扃鑰抗表奉迎莫
迴天睠公即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曰
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黄順動莫知攸往况西無正名
之伐東異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乏召君之
慮華當關右不遠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負出君之恥
可以為百辟會朝之地諸侯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
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時也讜論確然宸心不

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將去羣心恟然闕内諸侯惟公獨任非神啟聖不能釋明主之疑非神祐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既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言必可復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睠是邦因駐清蹕上復交泰之道下無疑間之憂内難既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瀆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百稔今則因公以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

得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實佑之佑
順之封非神莫尸璽書爰來牲幣以告是命下客書石
誌之鄴耳目奇功縑緗具美授簡執筆略無愧辭姑録
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明報神以勸事君至
於極天鎮地之崇固國經邦之力降神生賢之運仙峯
靈掌之竒嶽有舊封國有常祀今兹紀述故不復云頌
曰
惟峯之始因山以紀蓮峯東秀終南西峙少華居中不

封不紀歲在丙辰暴兵中起天子震驚蒙塵旅次豈無
近藩諸侯莫至惟我許公鬨風奮臂一騎迎鑾六龍迴
鑾行朝有亭行廟有位宗戚以歸兵戎以弭爰立母后
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家國大倫禮無違事社
既啟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乃刻貞珉永證
惇史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之碑并序

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為一廄
馬二百一十六匹乾之策也六廄成校五良一駑是之
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
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秦并一海内六
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當文景
儉約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廄馬有四十萬
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胡
馬入洛蹴蹋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鑾之儀亦闕大唐

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馬而奕世載德纂脩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式戎狄外攻式師圉内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

耗大半所存盖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腑善畜之將卜福佑宜生之長俾領内外閑廄使焉即開府霍國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勲東國亡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興治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之列清明虛受察命冰鑑籌謀先覺慮出著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志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

鼓第賞京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衆子垂髫則抱拜朱第聖人之見也必猶爾為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處其身則立無跛正也視而還端也聽無聳誠也言無遠慎也國有憂未嘗不慼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阜財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庭令遠行於坰牧亦有不學而暗

合於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焚原燎牧除辱釁廄時其事也絜泉美薦庌涼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宣其性也攻駒教駣講馭戚僕刻之剔之羈之策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其才故闉扼鷙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望騊駼騕褭乘黄茲白來儀外廄呈伎内櫪朝刷

閬風夕洗天潢聖皇一馭長壽萬年别其種類則有妍蹄緐鬣小領遠志曰龍曰駥曰戎曰驥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黄騂紫驈皇騅駓驒駱駰騢騂䮍騆駮騮騂騧騏騽騝豪骭馵足狼尾魚目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罔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四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四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一十一萬二千口是年乃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廵狩封岱嶽輦輅既陳羽衛咸備大駕百里煙塵一色其

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骨必殊貌毛不雜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方朴躍威懷紛紜壯觀揮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口無伐辭貌無德色朝髭厈齒歆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武將軍行左羽林中郎將西使馮嘉泰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左

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循武縣男東宫監牧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總監韋績及五使長户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底我十三年矣畜有娩息人無乏匱克厭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頓人夫藁穀計八十萬工園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史隱田稅二萬五千石以儉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繕工其政

四也蒔茼麥苜蓿一千九百頃以茭蓄禦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奏置本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賈死畜貯絹八萬往嚴道市僰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使長戶數盈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卻輓其政八也敢問監牧之事孰能加於此乎然則稱代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賛忠臣受任之盡節未以道官屬承風之成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

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詠瓌奇篆刻金石泰汧眇眇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爲羣塹汧渭兮垣隴阪飛黃阜兮昆蹄死山崆峒兮水嗚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雪性既馴兮才亦絶維國家之大事𨢿時龍兮祭天地和鑾發兮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總戎馬兮威萬國彩髦䴴兮金介冑有霍公之掌政擇

張氏之舊令天王大駕兮仗黄麾太僕驂乘兮展軨儀舞月駟兮蹀重蹻神倜儻兮態𢹂奇騏驥溢野兮牛羊日多子孫榮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羣玉府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并序 郤昂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廄天駟體玄者聖下列乎庚人校人稱驥其德亦已遠矣顧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粤若乾道為良坤元利牝駒從渥水駿發中盧屈産貴其能鳴

鴈門多其美脊豈止宗生冀北族施汧西而已哉自相土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贊泣其前後許衛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膺寒管議其屑齒麻朝訾其頰胲女厲辨其目睟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𡰥至我開元得之五輅備敢問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因以還經傳莫紀周制廏馬始頒厩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皇呑并寓内六萬騎之國馬

盡歸秦漢武大脩佳兵崇飾戰馬至四萬匹是多乎
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
新造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
傍隴右馴字之四十年間孳娩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
氏替職圉師敗官馬之教馳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
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萬匹令之盈縮亦
不甚過上耕耤之明年命我邠公典斯馬政公齊其飲
食視其良駑廥芻庤凉綱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

生之德爰錫土田日磾善養之功真堪宰相即召公入
掌三事外司百揆調飪鼎實緝熙帝猷夷吾果理於高
傒咎單謀暢於伊尹帝曰若予邠之後亮采惠疇僉曰
元祐帝曰俞咨祐汝作小司空兼孜牧圉李公言成允
令才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戛載習載步稚之秫之
疏織鎮浮受劑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材荷天之寵未
可涯也判官尚乘奉御長孫昴壽安尉賀蘭弼華陰主
簿常巽並心懸規鏡家韞賜書投刃靡全應機立斷侶

昌門之駗乗行異聖仙諧子况之能官坐登卿相有原
迋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君子干禄愷悌信矣先是
國家以岐山近甸𡚁土晚寒寧州壤甘涇水流惡澤茂
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大丘之野度
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
忠主之甘露第二劉義尸之南普潤第三田𢿱董之北
普潤第四邵業監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
慶尹之宜禄第七魯𢿱領之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

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昭代射馭不違始終惟一支命
朝散大夫都苑總監韋績總以統之韋公敢行利物克
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吏躬親百爲攻特
執駒禁蠶驅蟄撫歛趣馬慰薦庖人陳損益以示其方
明賞罰以防其慢立封準以程其課均衆寡以節其宜
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曰善而筐蠶𤔡而瓔纏除而
並翦而蓋偕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玄黃抱公絕私匪
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慺下如此欲辭福祿得乎人從

話言馬賴調豢將措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星尊祖
也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
然後時其出入偵其肥瘠一其種性殊其阜櫪分別淑慝
無相奪倫試言夫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駼綠
耳金喙騰黃騊吾吉光蒲稍啟服野麋娥鹿白蟻雞斯蜚
鴻毋兒遺風騕褭茲白鐵離項王之騅符主之騧桓氏之
驄晉侯之駮魏公絕影唐國驌驦劉之的顱呂之赤兔其
狀則八尺之戎七尺之騋六尺之驕三尺之果下文臂

花肩陰脣白顛握䟦作足昆蹄素懸縞形如鍊紫目如電有髦有騤有翢有驈隲駱異羣驪騵亦分散如攡錦聚若屯雲若迺霄其容貌覰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膺為稱桀肘為咸陽斡為弟方背為閟光水火又明城郭又張逸躍翹陸趫趠踃顧陞麤齕草降阿飲沱駭而翔驟而走如龍如鬼或寢或吪驫至特立仰鳴俯噴威儀變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馮如此何憂乎戎由是判官長上果毅都尉成公雅眞尹豕順兼

諸寮吏及四郡廂人八坊長户因雜然相與謀曰自天
子亭育我邠公覆露我李公司牧我韋公懊休我君臣
同德其利溥哉若不毛舉數事指較大較雖隸圉之後
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其舊制褊狹多
歴年數棟折榱摧墳牆塡壍甘露先置在九成兆外土
良豐美不迨兆中今兹數公得請于帝有詔令新保樂
徙甘露所云刱葺許用正錢令則量抽掌閑供飼國馬
數内商榷納其資課迴給工人計一歳省庫錢七百貫

有奇以約財理國其利一也甲令曰諸馬坊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墳盈春草先長便停藁穀俾逐州原計一歲減菽粟四千石萁秆三萬圍俟來年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三十餘頃析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京邑則稅其生芻天旋洛師乃藏厥嘉實歲中收貯二萬五千石新蒸倍之以妥毗盡地其利三也又緣馬所須韉絆翦刷鞴鑊舂帚油藥灌劆之物又蹤滌除之器

比年皆旁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其用寖以彖弊人多懼憂令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三十石升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杞煩激惰其利四也內廄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瘦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餧之乂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腯而後入之以內癯起廢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王政焉何獨師古始爲成憲則知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

以事事無留從帛公之習書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坰之頌燕公篆監牧之作吾從二史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于邑兮屢惟休徵君命臣力兮庶績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𤢖草綠垣墉兮積芻槀天馬來兮從東道羣紫鸞兮駢綠蛇骨象奇兮歸帝家毛御風兮蹄踐雪舉𥳑雲兮低噴沙既伯既禱兮無栽害有駜有

容兮真沛艾縞身朱鬛兮又白顛睨影長鳴兮聲造天
令安匹兮龍為戎吾君馭兮壽千年

唐文粹卷二十二